

武夷新语

# “耐寒”与“耐旱”

□陈鲁民

世间一切植物,只要具备了耐寒与耐旱两个特性,就没有不能生存的地方,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倔强身影。人亦如此,如果有了“耐寒”与“耐旱”两个本事,就会活得生机勃勃,昂扬向上,成为“泰山顶上一青松,挺然屹立傲苍穹”。

先说“耐寒”。寒即寒冷,包括寒日、寒窗、寒舍、寒食、冷脸、冷遇等。一个人要经得起这些个寒冷,心是热的,血是热的,以内热抗外寒,以正气御邪气,那就会成为傲雪红梅,“千里冰霜脚下踩,三九严寒何所惧,一片丹心向阳开”。

历史学家范文澜为了研究历史,放弃热间的仕途,远离火热的人群,恪守静室,冷对喧嚣,几十年如一日,不怠不躁,默默地搞研究,静静地做文章,终于完成了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写作,使中国史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前进,奠定了他作为当代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,同时也践

行了他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诺言,实现了他“坐得冷板凳,吃得冷猪肉”的人生奋斗目标。

作家陈忠实写《白鹿原》,从构思到写成,差不多也坐了十年冷板凳。为了集中精力,排除干扰,他把自己关在陕北农村的陋室里,远离尘嚣,倾情投入。吃饭是冷锅冷灶,睡觉是冷衾冷炕,面对的冷笔冷墨,冷纸冷砚,终日里冷冷清清,寂寞不胜,瓮瓮于立,形影相吊。但是,他却甘之如饴,乐此不疲。“苦心人天不负”,他的辛勤劳作最后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,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当代文学大师的地位。天道酬勤,功不唐捐,陈忠实的“冷板凳”没有白坐,终于给他换来了香喷喷的“热饽饽”,也换来了他热腾腾的文学春天。

再说“耐旱”。植物离不开水的灌溉,人也离不开水的滋润。有的人生存环境很好,风调雨顺,四季如春,水肥应有尽有,所以活得风生水起,舒服惬意。

也有的人生存环境很差,干旱少雨,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,活得十分艰苦窘迫。这个时候,学会“耐旱”就成了活下去的法宝。一方面要适者生存,努力进化出节水的能耐,不浪费每一滴水;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一切水分,紧紧抓住一切机遇。

“耐旱”需要坚韧不拔,百折不挠。文物研究保护专家樊锦诗工作的敦煌莫高窟,地处沙漠,远离都市,干旱少雨,水比油贵,生活、工作条件都很艰苦。她本是来自江南水乡的软弱女子,习惯于杏花春雨、草长莺飞的生活环境,却硬是在飞沙走石、早魃肆虐的大漠深处工作了四十多年,孜孜矻矻,为保护敦煌壁画作出重大贡献,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,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。“耐旱”,成就了这个不凡女性,她的人生大放异彩。

“耐旱”也需耐心等待,不急不躁。姜太公风风雨雨在渭水等待周文王十

年,王宝钏含辛茹苦在寒窑等薛平贵十八年,苏武爬冰卧雪在塞外等汉朝使者十九年,勾践卧薪尝胆等复国机会二十年,唐德宗之子李诵等接班二十五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·门罗等了四十五年……这期间他们可能会滴水不遇、干涸之极,但只要耐心熬过去,就会等来生命的甘泉,等来咸鱼翻身的机会。

大千世界,物竞天择,“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”。丰腴温暖之乡固有得天独厚的牡丹、芍药、月季,极寒之地也有不惧严寒的苔藓、南极海棠、珍珠草,极旱之地则有抗旱英雄仙人掌、骆驼刺、复活草,都活得有滋有味,风姿绰约。人是万物之灵,适应能力更强,只要愿意并肯坚持,善学并且坚忍,也能长出“耐寒”与“耐旱”的本事,这样,不论什么样的恶劣环境、什么样的艰苦条件,都挡不住扎根发芽,发枝开花,结出丰硕的生命之果。



序与跋

## 自省 自勉 自律

□许怀中

乡亲杨元攀来访,我们是初次谋面。他送来《自在之间》文稿,请我写序,并送我他之前出版的散文集《水磨秋色》。他来自故乡仙游榜头镇,这是个文化积淀丰厚的乡镇,是闻名遐迩的古典家具之都,我曾采访过一些工厂,留下深刻的印象,并写了一些散文。

元攀笔下的乡土描写,富有特色,值得推广,正如《自在之间》有一幅古建筑照片,古色古香,上书“最乡土的,才是最值得回味的”。正好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
《自在之间》看似随意,却蕴含着严谨。他历经十年,留心收集了二百五十八张图,这是他平时行走过程中,所见、所感、所拍、所悟之作,每幅图片都有一段文字说明,作者触景生情,以物言志。“自在”标明了他的自省、自勉、自律之意,图文并茂。

开篇的图片,是一块地瓜长出似兰花的植物,上书“成长的背后,总有一个充满坎坷的身躯在提供滋养”。这说明事物成长之难,它毕竟要付出一定的代

价。还有一幅是在悬崖陡壁上长出一株植物,作者附诗表达:“无须登顶,在坚不可摧的峭壁上,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,便是一种征服。”

最后一张图富有诗情画意,江边的芦苇充满画面。“我们在满目秋色的田野上听风,花枝如海,芦苇掩映,江水辽阔得恍如少年的梦。”

文风朴实,却寓意深刻。许多画面似乎也很平静,其中却蕴含着强烈的力量。它给人真理的思考,思想的启迪,情感的陶冶,真善美的渲染,它和散文集一样,是值得细细品味。

一般图集大多是拍摄当地的名胜古迹、人文场景。《自在之间》的特别之处,是作者留意日常生活,关注日常生活,所拍是途中所见,说明了它是日常生活的产物,别具一格。

无论是《水磨秋色》,还是《自在之间》,都可以窥见作者创作的认真、刻苦,才华横溢。

希望这位年轻作家在漫长的行程中,创作出更多富有思想性、艺术性的佳作。是为序。

山河秀色,冠豸山雄峻巍峨,峭壁悬天,矗立于县城以东的千米之地。景在城中,城景相依,涌动着动人的丹霞画卷。

崖谷纵深,天池静卧于壁立千仞的山崖之巅。千百年来,神秘的天池,天旱不涸,雨天不溢,四季丰盈。红色砂岩接纳两池碧水,水面不宽,恰似明镜,水流不经,水碧如玉,“天池”之名不虛。

扑人眼帘的两汪天池,如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冠豸山自然醒后,欣欣然张开的一双睡眼惺忪的明眸,汲取天地灵气,猎猎山风,水波如鳞,迎来送往岁月沧桑。

置身天池,春水微澜,天造地设,水天一色。微风低拂,水波荡漾,天蓝水碧,山花烂漫,倒映于月牙形碧水中,水色山光,云影徘徊,演绎着流光的光彩、缥缈的云雾。

丹霞赤壁,陡峭无比,天池之畔,孤松只影,水草依依,微小生物往来其间,眨眼之间,稍纵即逝。天池一大一小,有如恋人,又似母子,寒来暑往,日月晨昏,初心不改。行走在丹霞之巅天池之侧,在形似拉长的倒影里,每一位天池的过客,似乎都看到了过往。

当地客家人口口相传,冠豸山周围山高林密,栖息着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生灵——獬豸,体态如羊,貌若麒麟,周身青色毛发,尖长独角自带光芒。据说月朗星稀之夜,皓月当空,感应美丽天池的召唤,獬豸出山,孤身只影跃上绝壁,俯视山下万家灯火,渴时细饮甘冽的绝顶清泉,月影微颤,对影成双,默默守护一方平安。

佳境成谜,引人入胜。据专家考证,深夜前来天池饮水的食草动物,系存世数量稀少的野生黑鹿,喜栖息于林木水源间。它生性胆小,行动于清晨或黄昏。许是数百年前,客家先民偶见天池边饮水的一闪而过惊为神物的,正是一身棕褐色的黑鹿。

天池何来,众说不一。大兴安岭天池,群属堰塞湖或火山口湖;长白山天池处盆状火山口,得以积水成湖;天山天池源自高山积雪,点滴融化而成。

山水相依,人和天地共生共存。有专家预测,冠豸山天池属地下水补给。然海拔500多米,四周绝壁林立,不契合深度循环的科学标准。

天池地处东西向的山脊上,群峰环绕,四周空旷形成潮湿温暖的小气候。专家论证,两池碧水,对接山脚下一南一北分别是石门湖、九龙湖两大水体,天池水面与两大湖湖面垂直距离约200米。因为山谷间局部小气候的影响,两湖之水成为天池的源头活水,春夏秋冬,雨不盈旱不涸。

## 天池的邂逅

□余兴辉



旧说凌云胜,今来冠豸游。与天池为邻,峥嵘群山、幽深峡谷、洞穴幽幽,溪流细密。攀爬近70度陡峭的山岭,即为竹安寨一绝“摩天岭”。在近乎笔直的石脊上开凿石阶,吸引着游客远离喧嚣,走近丹霞,用脚步去丈量秀、奇、险瑰丽玄妙之观。

天池居所竹安寨,原名揭屋寨,又称马头山,原属山野之地。愈入腹地,山势愈险,挺立峰峦间。沿途乱菁,松篁郁郁,牵衣钩刺。岩隙洞头、谷底石根、蕨类、苔藓形成了各色图案,石色赭暗,绿意盎然,相映成趣。岁月悠悠,先人曾留居此清幽胜地,结庐读书,颐养身心。

在天池边,遥想当年,附岩悬壁,炸石开路,经年累月,贴身丹崖凿出一条条惊险坎道,在高空缆车上远观犹如纤细柔美的曲线。山深路险,寨垣垣坚,隘处居高临下,寨门森然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。天成佳景,巍然横亘于前人的水门墙,长约千米、高150米的石壁实体,气势恢宏,横看成岭,侧看成峰,远近高低,各不相同。

所谓天池,岁月如歌,在山之崖,在水一方!

诗路花语

## 那个湖

(外一首)

□韦廷信

我来时,大雾锁湖  
锁住的,是故事最隐秘的部分  
我们乘着船,听着讲解  
进入雾中,进入故事的核心区域  
浓浓的大雾  
是这方百姓郁结不散的乡愁  
像一张扯不掉的面纱  
挂在湖面上  
湖底是他们的真实面容  
是一座城旧时的模样

### 二

当城即将成为旧城的时候  
他们想着赶紧搬走一些东西  
可农田搬不走,城墙搬不走  
道路搬不走  
黄昏时的炊烟  
祖辈念叨的根也搬不走  
不论是重的还是轻的  
没有一样能够轻易搬动

### 三

只有等到大旱时节  
湖面的水位降到  
可以看见历史的低位时  
他们来到翠屏湖上游览  
其实哪是游览  
分明是想看看自己的老家  
一遍遍,用乡愁过滤后的眼睛  
依稀可辨一些  
旧时搬不走的城墙和街道

### 四

看见翠屏湖  
我想到了生命  
一座城市的生命  
一只全身雪白的鸬鹚  
抓着木条在湖面划行  
它也是来此看老家的吧  
俨然成为湖上  
另一个无声的解说者  
只见它用长喙不停地啄着湖面  
像非要把湖面紧锁的大门  
我们的船跟在它后面  
被它的执着所打动  
很容易就想到那些鼓舞人心的词  
成全,贡献,还有日月换新天

### 五

群山环抱的翠屏湖  
安静深邃  
不问历史,不问归期  
只有巍峨的峰岩  
纵横的溪流  
只有遥相对望的  
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岛屿  
它们在说些什么呢  
它们心里清楚得很  
这座城市的历史不在墙上  
在翠屏湖底

### 古田溪水电站

一座作出牺牲的千年古城  
甘心沉潜在最深处。在湖底  
日夜点着烛火,亮着灯笼  
把光明从湖底送到陆上

水淹没了原有的土地  
但也灌溉出另一片更大的土地  
在这片新的土地上  
盛产油茶、柿子、水蜜桃和食用菌  
还有满山的银耳  
在这座崭新又古老的  
城市中、田野上  
开出一朵朵希望之花



心灵驿站

## 那棵古槐

□青色

为“壁头”。尽管方言发音无二,但玉璧的“璧”显然比“璧”别致多了。

古老的村庄,才有古老的树种。这是生活在北方的树种。在古代,槐树是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树,更是三公宰辅的象征,有贡院有国子监的地方,必

有槐树,以预示登科入仕,位列三公。在中国,关于槐树的传说不计其数。家喻户晓的南柯一梦,梦主人淳于棼便是在槐树底蚁穴里的槐安国做了一场南柯太守的梦。流传最广的山西洪洞大槐树,更是被视作离人的故乡和祖先。

数百年前的明洪武、永乐间,山西洪洞大槐树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、持续周期最长的大迁徙。“问我祖先来何处,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句谚语,把大槐树和它所在的洪洞,坚定不移地视为祖先发源地。迁民在建立新家园时,总是在村庄要口种植槐树,以示对故土的思念、对祖先的缅怀。还有一种更为广泛的说法,那就是有华人的地方,就有洪洞大槐树的后人。槐树也因之上升为国槐。

“南方饶竹树,唯有青槐稀。十种七八死,纵活亦支离。”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国槐,在南方却极为少见,在福建几不见踪迹。目前公开资料中,只有莆田“南京头”社公祠旁的一棵古槐,以及福州仓山城门壁头村的这棵千年古槐。福州曾经的古园林西园、环碧轩、半野轩

等都曾种植过槐树,但无一幸存下来。国家林业局出版的《中国树木奇观》一书中,除了全国负有盛名的槐树王天下第一槐、三秦第一槐、晋槐王、崇信国槐王等,尚有许多名人手植槐,独无福建这棵极罕见的老槐树。

此槐二人多抱,主干全部腐朽、中空,可断年龄的年龄被岁月掏空,真实年岁已不可考。2005年前后,建设部首席古树专家李锦岭先生等来榕实地考察,认为这棵古槐已逾千年,可与崂山神槐、金刚寺唐槐相媲美,且是我省唯一幸存的千年古槐。从此,老槐树戴上桂冠。消息犹如一颗天雷砸响当地。在福州,没几个人见过国槐,更不用说千年古槐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光环效应在古槐身上焕发。它有了属于自己的传说。有人说,村里曾有“三槐五柳七星池”,现在,三槐只剩下一槐;有人说,这里曾是驸马府,古槐在大门的照壁旁;有人说种植槐树的主人是一北方移民,他们在迁徙地种一棵槐树来纪念祖先。最后一种更像是附会。毕竟古槐已逾千年,时间不符,洪洞大槐树有宋时已有少量移民,但那时槐树是否已上升到如此高度,未可知,且树旁石碣上镌刻的《壁江赋》中,明确记载“壁头乔迁石壁七百载”。

进入新世纪,壁头居民再次搬迁。村里又只剩下了那棵古槐,还有与它相依伴的古井和祠堂。

步履不停,迁徙不止。谁也不知,更遥远的壁头曾经有谁在守望,又是谁种下了这棵槐树,但无论如何,老槐树见证了先人筚路蓝缕、顽强扎根的艰难历程,也见证了千年闽都海丝之路的灿烂文明。

在福州城门镇有一棵传为唐槐的千年古槐。《福建树木奇观》没有它的名字,《福建树王》也没有关于它的只言片语,甚至当地志书也找不到它的一丝痕迹,连它所在的村落壁头村也名不见经传,但它却一夜之间成为“南国第一槐”。它如凭空降临人间的树种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历史似乎将它遗忘,却又将它珍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壁头。如非因这棵古槐,生活在福州的我,不会有去了解它。在此之前,我一直以为,唐宋时闽江南江滨一带荒无人烟,只有江水泛滥。追溯历史,壁头村一带在宋时称为石壁,兴许是那附近有个石壁山。清时,各地方志有了壁头之名。这个“壁头”不太好听,民国时有人把它更名

